

● 遵义文艺丛书 ●

遵义

ZUNYIWENYICONGSHU

1949—1999

ZUNYI

WUSHINIAN

DUANPIANXIAOSHUOXUAN

50年短篇小说选

ZUNYIWUSHINIANDUANPIANXIAOSHUOXUAN

石永言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GIP) 数据

遵义 50 年短篇小说选 / 石定等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遵义文艺丛书 / 李发模, 陈义忠主编)

ISBN 7—5059—3459—7/I·2637

I. 遵… II. 石…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1949~1999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5488 号

书 名	遵义 50 年短篇小说选
主 编	马 威 李发模 陈义忠
编 者	石永言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朱 蓓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排 版	江兴盛
印 刷	遵义市嘉联印制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459—7/I·2637
定 价	256 元 (套)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 遵义文艺丛书 ●

遵义

ZUNYI WENYI CONGSHU

1949—1999

ZUNYI
WUSHI NIAN
DUANPIAN XIAOSHUOXUAN

50年短篇小说选

ZUNYI WUSHI NIAN DUANPIAN XIAOSHUOXUAN

石永言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黔北文苑佳作多（序）

石永言

遵义的小说，就贵州而言，应该说的不弱的。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贵州的代表作家蹇先艾先生，就诞生在遵义，被鲁迅誉为中国“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开国前，蹇先艾以写作短篇小说为主，出版过若干短篇小说集。他的小说《水葬》、《初秋之夜》，被选进鲁迅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选集里。建国以后，蹇先艾以写作散文、随笔、书评、序言为主，故此选集不见先生的作品。

开国之初，石果即在《西南文艺》、《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受到沙汀、蹇先艾等名家的关爱与好评。代表作《风波》、《喜期》、《官福店》，成为此间有全国影响的上乘之作。黔北的风情、人物，尽在作家娓娓的叙事笔墨中流泻与展露出来。《风波》被改编成电影，开我省作家作品改编电影的先河。

五十年代，英文版《中国文学》转载过石果的《风波》与《喜期》；日本、丹麦曾译介过他的小说；日本《读卖新闻》还曾介绍过他的作品。石果是五十年代贵州最有影响的作家。

继石果之后，傅泽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小姐妹们》，当即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短篇小说选》。这篇小说，被著名评论家侯金镜誉为“一首晶莹动人的抒情诗”。傅泽将五十年代发表的小说收集起来，取名《咽喉地带》，交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后我省作家第一个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遗憾的是，傅泽竟以35岁之龄离开人间，真是英年早逝，不然会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

六十年代，遵义的小说，与全国一样，受当时社会潮流所作用，基本没有出现什么有影响的作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作家们摆脱了思想的桎梏，开始打碎精神枷锁，贵阳籍客居凤岗琊川的何士光，写出风靡一时的《乡场上》。洛阳纸贵，全国报刊纷纷转载，连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破例刊登，开《红旗》转载小说的先河。绝无仅有，闻所未闻，此后再无此例。

何士光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能准确把握他笔下人物的心理情绪，且具有独特而含蓄的艺术表达方式。虽取材于平常人、平常事，却有小中见大的艺术功能，让作品中的人物，从灵魂深处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光芒。这是何士光八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一大特色。

李宽定以写作“女儿事”享誉文坛。代表作《良家妇女》改编成电影，荣获国际电影节奖项。李宽定的小说，集中对黔北乡镇女性形象的刻画，揭示和礼赞她们传统的美德。无论是白描还是人物心理描写，都细腻而准确。

接着石定的小说《公路从门前过》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他的小说集《石定小说选》获贵州省政府首届文学奖。

《公路从门前过》较为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变革在老一辈农民心理上的变化。农民不满足于现存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渴望从单一守旧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中挣脱出来。作品着重于传统美德的赞颂，人性美的开掘。

赵剑平的中短篇小说，八十年代以后，频频在省内外的刊物《人民文学》、《收获》、《山花》等出现。其作品选集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贵州省政府首届文学奖。

赵剑平的小说，刚柔相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渗透进社会历史的内容，寻求作品的象征性，真切地再现黔北山乡的文化色彩。

以上提到的几位作家，其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叙事的笔调，反映出他们对扑面而来的新生活的感受。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也借鉴了一些新时期的艺术手段。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性，达到了作家的创作目的。

八十年代以后，宋渤的小说以写城市生活为主，他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我歌我泣》，受到文艺界关注。此选集选了一篇他获得贵州省第二届优秀文学奖的作品《心债》。

遵义的女作家，三、四十年代以卢葆华（夔凤）为代表，曾出版过《抗争》、《飘零集》、《哭父》等集子，蹇先艾生前曾赞誉过她的才华。怜乎这位颇有才情的女作家身世飘零，中年以后潦倒他乡，没有留下更多有影响的作品。八十年代以后，石荔、龚光融等继起，有短篇小说集问世，受到人们关注。近年，女作者中出现一些新手，如张榆曼等，开始在文坛露面。

在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定历史环境里，物欲操纵着人

们的思想行为。金钱至上，成为主宰很多人的不二法门。浮躁，无处不在。可是，黔北这块诞生过许多优秀作品的沃土上，依然有不少有志于文学的作者在那儿辛勤地笔耕墨种，确乎难能可贵。近年，青年作者冉正万，比较勤奋，在《人民文学》、《清明》、《山花》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并出版《徒步城市》小说选集，令人欣喜。而各县的作者，他们各自都坚守自己的一方生活基地，只要不停住手中的笔，进一步提高写作技巧，那么，黔北这块文苑，将不断有新葩继开，越开越艳。

1999、8、1、杨柳街

目 录

黔北文苑佳作多(序)	石永言
风波	石 果 (1)
小姐妹们	傅 泽 (38)
山谷的声音	晓 秋 (52)
崖	牛 草 (61)
一位苗族老人	文 蒙 (74)
种包谷的老人	何士光 (84)
山妖	李宽定 (96)
天凉好个秋	石 定 (110)
黑豆队长	张永龙 (133)
白果	赵剑平 (151)
鼓手	戴绍康 (186)
表嫂	赵进争 (198)
豆花嫂	向朝斌 (205)
噪音	石 荔 (216)
礼宾组长	司马赤 (228)
心债	宋 渤 (243)

月白如水·····	龚光融 (260)
何事偏向别时圆·····	毛有为 (278)
我不求人·····	吴继忠 (283)
仅仅同路三百米·····	张桂珍 (303)
宿愿·····	伍本芸 (318)
风呜咽·····	韩可风 (325)
花样溜冰·····	黄永通 (334)
改选·····	黄振霞 (336)
绍振国的隐性生活·····	冉正万 (346)
吉弟·····	周开德 (356)
小镇风流·····	陈义忠 (361)
幽谷·····	骆长木 (376)
秋天的故事·····	黄天舜 (387)
包工头和他的工人们·····	杜永红 (391)
大田上的故事·····	巴俊峰 (414)
春风入窗·····	张艳霞 (428)
那一片绿叶·····	老 初 (432)
桃花水涨的时候·····	吴 耕 家 骥 (439)
娟子·····	张榆曼 (449)
春夜·····	傅治淮 (456)
红梅·····	张思良 (458)
鱼的故事·····	王美泉 (461)
一夜·····	王建平 (476)
乡村旧事·····	胡长斌 (489)

风 波

石 果

杨家坪夜校点来计算时间的香，最后一支也只剩下寸来长了。坐在最后一排的杨春梅，一见着那不时掉着香灰的火星头儿就着急。今晚的课，她完全没有听进去，王老师那慢扬扬的声音，呜呜哇哇地，只在她耳朵门子边转。她有时意识到这怪劲儿，用心一收。可是没用，刚听下一句两句，马上又被脑子里那一团乱麻样的问题给赶走了。以下仍然是呜呜哇哇……

她的学习和她的生产、工作一样，一向都是屈一二个指拇就要数到的人物。可是，自从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她母亲和她谈了那个问题以后，就神不守舍，啥都受着影响了。白天薅油菜的时候碰断苗苗，几次差点锄着自己的脚尖，晚上进夜校，耳朵里就老是“呜呜哇哇”，什么也没听清楚。

香快燃完了，全堂忽然高声朗诵起来，已到了散学前最后一幕。杨春梅一惊，身子向上抬了一下：“先把这头拉明白再说吧！”她心一横，快刀斩乱麻似地想着，随即卟地一声，从习字本上撕下了一张纸条儿。她在那纸条上，歪歪斜斜写上几个字：

“有事谈，大柏香下等你。”“事”字记不清笔画，她也懒得考虑，写个“四”字代着就算了。

她把那纸条条揉成一个小团，趁大家在收拾书包、桌子、火把、灯笼乱杂杂的时候，丢到和她间着一排的朱小昌面前，便闪出了课堂门。

这里是座祠堂，就是杨春梅们族中的“杨氏宗祠”。一座四合头房子，原来，尽管大太阳天，就在天井里，也是黑漆漆，冷浸浸的。现在为了办村学，两边厢房稍稍改动了一下，把胡椒眼格格的雕花窗子换成了四方形的豆腐干格格。但也仅仅是这样。其外，正殿锁着，朝门敞着，既没人收拾、管理，也没谁敢乱动一动，就让那老鼠、麻雀、灰尘、蜘蛛网、霉气、臭气在这里纵横天下。四周的围墙早倒得七残八缺了，有的缺口且已踏成了路。

杨春梅从一个僻静的缺口处闪出来，把眼睛闭一闭再睁开，趁着星光、摸进了那黑森森的杂树林子。杂树林子外是一片荒坡，荒坡过去是一幅直爬上山顶的矮树秧和刺笆笼。那根大柏香树孤零零地站在半山，像一群孩子中的老人样。杨春梅爬到这里了。这里对直下坡，正是杨家坪场背后。当她在树脚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的时候，那从祠堂散出来的火光，正三三五五游进街上，或一星一点地散到田野里。

火光在黑蒙蒙的地上逐渐隐没了。杨春梅抬起头，望着那挤满了天空的星星。但她并没认真在看，她是在吃力地考虑：“姑娘家哩，这话怎样和小朱开口呢？……”想着，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这初春的夜里也实在有些冷。

大约有一炷香的时候，朱小昌才来了。他一来就告罪，说他被一个同学挽着，一直害得他回家转了一趟。

“好，坐下摆吧！”她让出半边石头来，“你晓得黑更半夜我找你来做什么？”

“我——不晓得！”

他俩是一堆一块长大的。小时候，无论是捡柴、割草、挖野菜，无论是揉泥巴团办“锅锅筵”，都常常在一块，影子连影子，脚印重脚印，只要没有其他孩子参加，就像对离不开的小燕儿。稍微大一些，又被差不多的“命运”，先后拖进了同一个地主佬的家里。在那里冷热吉凶，互相关顾，更结成了心连心的患难朋友。解放后，又一同闹翻身，搞生产互助。现在大家都是二十出头的人了，不只心头那个隐隐约约的蒂儿越来越明显，而且朱小昌还竭力想表示过。可是不知怎么，正当杨春梅这样问他的时候，他竟不敢爽爽朗朗说出口来。

杨春梅侧侧身子，正对着朱小昌。这时星光显得明多了，可以看出小朱脸上的神情。小朱脸微仰着，那斜飞斜飞的眉毛下面，两眼正凝神对着她，像在想什么，又像在发问。

杨春梅心头作跳，想让开那眼光。但突然一股力量上升，她啥也不管了，嘴里脱出了刚才想好的话头儿。只是胸脯像什么东西压着似的，说话和出气都很不匀称：

“我，我约你，就是想问你一件事。你还记得吗？十四上坟亮灯那晚上，你赶到我爹坟前找我。你说，有啥话想和我讲，又忍口忍口的，说一阵，到底没讲出来。我问你，你究竟想说个什么事？”

朱小昌心头撞了一下：“那晚……我怕说得。”

那晚上，当小朱提出有件事要和她谈，问她“谈得谈不得”的时候，她是这样答复的：“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不讲。”就是这两句话堵死了门。过后，她一直在失悔。

“好啦，我又不是老虎。你讲嘛，究竟是啥？”

朱小昌迟疑着，心头打着急旋。真见怪哩，一张纸蒙着的事，竟不敢戳穿得。杨春梅一再催他，他到底谈起来了。可是，一向口齿明快的小朱，这时却疙里疙瘩起来：“我想，你，你是

我的老姐姐……帮杨立斋家那年，你，你救过我的命。……想是想，说错啦大不该骂几句，总不会多心的。……”

杨春梅伸手拍着冰冷的石头。心头急起了火：“哎呀，你不要酸溜溜的了嘛！我长你两个月，就算是你个老姐姐。话说错啦耳朵背后一丢，难道我还割你嘴皮？”

朱小昌停停嘴，下劲让心里平稳一下，然后像担抬重东西样提起气来：“这个，梅姐，我就直说了，我就是想成个家……”

尽管夜气那样冷，杨春梅脸上也觉得发烧，胸脯里突突地，心子好像要跳出来。以下小朱说些什么，她没听清楚，只突然觉得对方已住下嘴，似乎在等候她答复。她把头更向外面车过去，胸脯紧紧地绷着，对着那黑漫漫的夜空，使劲压出了一句话：“好，我答应你！”

这话像弹簧弹出的那个劲儿，使她自己吃了一惊。说过以后好一阵子，她都不敢回头，她不知对方这时起了什么变化。一阵细微的声息，她意识到对方站起身来了，禁不住回过脸去，朱小昌正规规矩矩站在她面前：“梅姐，谢谢你！”

“穿了……”杨春梅想着，舒畅地吐了一口气。心情松弛下来，才感觉到特别冷。周围夜气像冰水样打着回旋，不说早把衣服浸得湿漉漉的，把鼻尖、手指头等僵得冰痛，而且它还从衣服袖口等处向里面侵袭，似乎要赶跑浑身所有的热气。她打了个寒噤，立即觉得朱小昌的衣服比自己的更单薄。

“你冷不冷，小昌？”

“我哇，不觉得！”

朱小昌真的不觉得，他两眼凝视着柏香枝桠杈缝里的星星，星星都在对着他笑。他想远了……

杨春梅见着他那似笑非笑的醉迷迷的憨样，立即受到感染，心头涌起一阵温暖。但她马上意识到眼前的崖崖坎坎，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哩。她虎地站起来，叫着朱小昌：“喂，小朱，我问

你哟！我一个姑娘家，这样不顾脸嘴，急打急找你谈这件事，你晓得为的啥吗？”

这真摸不着个底，小朱无法答复。杨春梅正要招呼他坐下细细谈谈。突然，一个石头儿从大树后边什么地方飞来，哗啦啦地斜穿过几笼刺网，把一根小青枫儿弹得摇了好几下。两人同时一怔。杨春梅朝着后坡那片刺笆笼叫起来：“是哪个哇？有话出来说嘛！鬼里鬼气，吓不倒人！我这个当丫头帮人出身的姑娘，告诉你，啥都见过来的，狗屎蜂锥一下抹泡口水。”

朱小昌扑出去找了一转，不见人。远处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是跑了。他转来申说的时候，杨春梅安安稳稳地坐着：“管他哩，来谈正事吧！他高兴来就来，杨家坪一街人上来听我也不管！”真的，她已横来顺去想过：如果自己不乐意随人牵着鼻子走，这件事总得在杨家坪闹个几翻几覆。

她用最简单的话把那事略谈一遍。原来，她母亲告诉她：她的“终身”，已由她成二老辈子作主，“酱油嘴”荣三娘做媒，许给上场口曾杂货了。曾杂货名叫曾良臣，和杨家也挂点瓜葛亲。名叫“杂货”，实在也是个庄稼汉子。只不过坐在这小场上，常用点小本钱，买点针头、麻线、花鞋带之类来摆个小摊摊。有空时，也将卖不完的零星，背着去赶邻近的乡场。人倒老老好好，只是高高的脸包子上边，眼睛角拖着长长的鱼尾纹，看模样有四十好几了。

曾良臣的影子在朱小昌脑筋头晃动，而且前些时候，他确曾时常见到姓曾的在杨春梅家进出。想到这里，他喉咙里好像塞上个棉花团，气都出不来了。过了好一会，他才微微喘着气问：“你妈的意思呢？”

“我妈，我妈才怪哩，又像赞成，又像不赞成，提起就唉声叹气。说她赞成吗，她没死口劝过我；说她不赞成吗，她又不时帮老曾说好话。昨天晚上我骂老曾，妈倒说：‘木斗斗①不动

有绳子扯着哩，你不要错怪人！’……”

这时，坡脚场口出来一把火把，在黑影中摇摇晃晃向前移动。朱小昌猛地一跳：“你听，在喊你！”杨春梅一住口，不错，从下飘来的那尾音很长的尖声，清清楚楚正是“杨、春、梅——”三字。这喊声像一颗钢针，使她浑身震动了一下。她回眼望朱小昌，朱小昌咬着牙对她说：“你看，闷头摆子②就发作啦！”

她机警地把四周搜看了一下，立即催小朱走：“喂，你去吧，啥发作啦我去挡头阵，只要你不缩脚！……”

朱小昌两眼一立，两笔眉毛斜飞起多高：“梅姐，放心，你这样对待我，是铁磨眼我也非钻过不行！我们先在团里提，村里提，闹不清就走区政府！”

①木斗斗：即木偶。

②闷头摆子：即恶性疟疾。

二

杨春梅绕祠堂林左面下坡。在祠堂前的乡村道上，碰着了那束火把。当从火光下看明白那人的脸貌时，心头的千斤石便掉了。那人叫杨立和，是她一个远房叔子。虽说也是个旧脑筋，但在他那位婶娘的影响下，却一向很关心她母女。杨立和见到她，马上抱怨起来：“丫头鬼，死姑娘，深更黑夜，天寒地冷，你游到哪里去了嘛？”

他说着，举起火把把她浑身上下照了一下。杨春梅生怕他追究她那半身露水，心头突突地跳。杨立和倒没管这个，只伸手把她使劲拉了一把“死姑娘，还不走哇！不是你二婶那老‘夜不收’，你妈吊都吊死了！”

一波刚平一波起，杨春梅呵呀一声，倒退了几步，杨立和手

里的火把，被她撞得火星四扑。杨立和抓住她，她跌足嘶叫起来：“妈，妈呀，你怎的哟？”

杨立和对着土坎戳戳火把，飞快地使劲摔了两下：“走，春梅！疮要刀割，病要药医，空叫得出个啥？……懂事点，头上青天高罩，人民政府不准乱死人哩！”

这一提触动了杨春梅，她提脚迈开了快步往家走，杨立和摇起火把，吃力地跟在后面。

杨春梅家住在下场口街背后，是一座背抵街背，面向田面的土墙房子。屋两头是一片一片的小菜园。菜园里除了些小果树，还有根直挺挺超过屋顶丈多高的大椋子树。杨春梅的母亲立福幺嫂上吊就在那里。

还没走到场口，杨立和手里的火把燃完了。他丢掉最后那蒂蒂，紧跟着他这侄女转过小路来。草上的霜在脚底嚓嚓作响，路有些滑，两个人只得放缓了脚步。快到屋了，黑漆漆的椋子树脚有谈话声音。杨立和听得分明。

“嘿，老都老球啦，还要害点心病！”是个故意压得尖溜溜的嗓子。

杨立和很不舒服：“荣三嫂，你那酱油嘴糊上臭狗屎啦。真是，老都老球啦不惜点口德！”

黑影里竟有个男嗓子回答过来：“是我哇，不怕是个小辈，碰在手里，连手德也懒得惜，我升她吊高点！”

这个名叫杨本才的，一个“十处打锣九处在”的混混人物。按班辈，他还是杨春梅们的侄子。他这话把杨立和惹冒了火，杨立和骂起来：“放你妈的狗屁，你又不去刨治下你那身懒肉！”

杨春梅朝暗处愣一眼，直扑向家屋门口。门口叽叽喳喳，火光灯影，有不少人进进出出。有的披着衣服，显然是睡后听得消息，赶着爬起来探望的。她没细心细看是哪些人，头一埋，直钻进堂屋右首里面那窄方方屋子，到了她母亲的床面前。

屋子里乱哄哄的。一进屋，就有不少张嘴巴对她发出质问，问她究竟到哪里去了。她全没理睬，两眼落到了自家母亲的脸上。她母亲仰面、闭眼、浑身无力地躺着，右下巴现出个血浸浸的红印，那一张寡骨脸已全无血色，活像一张青菜叶。

杨春梅的眼泪，本是早就包不住了的，但在屋侧边被那两句话一冲，反倒滞涩住了。她哑声嘶叫着：“妈，妈呀，你哪样想不开要死呵？要死我替你！几十年灾难都磨过来啦，哪个比地主老倌还凶吗？”

她母亲微微睁开眼皮，眼花一转，滚下了两颗豆大的眼泪珠。这时，杨春梅的肩膀突然被人使劲扳了一下。她回过头，一个旺气十足的油黑脸女人站在她背后，手里端着一碗汤。这是她立和二婶，一个粗细来得、内外事一把撑的能干人。解放后在村里当了妇女委员，她自己用本姓取了个名字，叫李贵芝。

李贵芝把杨春梅扳转身来：“你这孩子哟，你妈才静一静，你又来逗她伤心啦！”她说后，回过身靠拢床去：“么嫂，喝点黄糖姜开水。”

杨立福么嫂被大家扶起来了，喝了两口，抬头看看女儿，眼泪立即滚炒豆样掉下来。杨春梅抓过洗脸帕给她揩了揩，细声问道：“妈，你到底是为着哪样？”

李贵芝拍拍杨春梅，把她带到后门角猪圈边，然后四下看看，压低嗓子抱怨似地说：“傻女儿，懂事点嘛！你妈当大人面，有啥话好对你讲哩！”

杨春梅右手叉在额头上，五个手指头一收一放的拧着，一肚子无可奈何的冤气：“二婶，我妈一向都不肯讲啥哩，她憋在心头，我就是没办法！”

李贵芝稍稍思索了一下：“这也难怪，你大啦，又是没出阁的姑娘。你妈脸皮薄，胆子小，就是同我，有时都说半句，留半句。”